紅樓復夢/0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回　送病魔專誠酬願　答撫育奉派拈香

下一回▶

話說老太太由寶書堂進去，下了後廳卷棚，剛上甬道走不多路，抬頭瞧見柏夫人，幾個丫頭扶著，站在安和堂卷棚下迎接。祝母心中大喜，忙差江蘋去說」棚下有風，快些到安和堂等候」。江蘋答應，急忙上去，請柏夫人進中堂伺候。不多一會，祝母們都進了安和堂，柏夫人忙跪下請安拜謝。老太太親自扶住道：「新病才好，勞動不起，娘兒們拜個什麼。你好了，就算我拾了條命就是。眾姐妹們問個好兒罷，等著再謝。」

桂夫人們彼此問好，海珠姐妹跪下請安。柏夫人歡喜之至，請老太太坐在中間炕上。王夫人們挨次而坐。眾姑娘送茶，王夫人道：「咱們正是勞乏之時，接著陪客，又兼是春雨緜連，那裡支持得住？幾乎病的躺下。寶釵們著急，趕忙吃藥調理，這兩天才好。倒是神佛保佑，咱們老太太沒有躺下，這真是眾人的福氣。就是二妹妹們一個個都乏的使不得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全仗著老太太的福氣，神佛爺的保佑。這場病過於兇險，正是春暖人倦的時候，一連十幾天，日夜勞乏，那兒當得起呢？這幾個孩子們鬧的都像病過一場，黃瘦了一半。自從我回過來，第二天就叫他們各去調養，不准請安，這幾天都才養了過來。」

祝母笑道：「我活了七十一歲，頭一磨兒瞧見這場大病。不知你病中見的事，可還記得些影兒？」柏夫人道：「陰陽一理，人間說的因果，有同有不同的。過去的人，有

見有不見。

親戚里面只見了一個戚大奶奶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正是你病沉的時候，戚家來報信，就差了芳芸、九如前去送殮。丟下幾個小男碎女的柏真是可憐。這會兒老太太吩咐，月間總是三斗米兩吊錢給那幾個孩子度日。」祝母忙問道：「你遇著他說些什麼？可憐想是總丟不下兒女。」柏夫人將東嶽衙門前黑房裡相遇，說到望鄉台下見他吃迷魂湯，不復相認的話。秋琴笑道：「可見尚書門第生足以榮親，死足以誇鬼。像我這尚書胞妹，不知鬼見了是個怎麼的奉承？」祝母們一齊好笑。柏夫人又將遇著鐵檻寺老和尚致意的說話，並看見饅頭庵淨虛受罪的光景，及在節孝司殿前見王熙鳳轉世之話，詳說一遍。王夫人們不勝感歎。平兒道：「璉二爺做了神仙，比在家時倒忙，東也救難，西又度人，既度了鐵檻寺老和尚，怎麼不救救饅頭庵的淨虛？

「王夫人道：「自然老和尚不比淨虛孽重，像鳳姐兒自解脫之後，又能守身死書，固又轉生安樂。因果報應原是不錯。」

柏夫人笑道：「別的話一時也說不了這些，且將兩件怪事說給老太太聽。有個判官，叫我是親家太太，你們猜是誰？」

祝母們一齊笑道：「別說是猜，就請了嚴君平來，也難斷出是誰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就說出來，咱們也並不認得這一門子的親家。那判官是誰呢？他說是秋瑞前世的父親，叫做什麼甄士隱。」王夫人驚道：「若是甄士隱，我知是個古道君子。這個做個判官倒還不錯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原來秋妹妹是我前世的嫂子！怨不得見我媽媽這樣親熱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前世是我親家的外甥媳婦，今世又做我的乾媳婦。有前世那番磨折，就有今生這番安樂。」寶釵應道：「真是一點不錯！」祝母問道：「前生怎樣磨折？」王夫人答道：「其情可憐，令人難受。有前生之苦，就有今世之樂。且慢慢再對老太太說。」

柏夫人道：「柳太太的老爺做了地獄總管，瞧見我趕忙起身施禮，是甄判官說了我才知道。這還不奇，誰知我同探姑娘大有點兒道理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有點什麼道理？」柏夫人問探春道：「你可知太公、太婆生平作何事業？是多大年紀不在的？」探春答道：「我聽說祖老太爺名周達，是個有名孝廉，不肯做官，居鄉教讀，中年病故。祖老太太吳氏，只生我公公一個，紡績課子，聽說居家嚴肅。因打死了一個丫頭，自家不久吐血病死。後來我公公奮志唸書，得以成名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誰知子孫亦不明白這件公案，我為這件事死了幾日。我前身就是吳氏太太，那丫頭名叫桂香。因與小子有私

被我看破，舉手要打，他轉身躲避，將頭誤撞門環，鐵釘插入太陽穴，受傷身死。他在陰司告我打死，曆數十年屢告不休。閻王爺拘我對審，我因照過勾留鏡，得知前身事業，據實說明。桂香俯首無詞，磕頭認罪。閻王說他誣告主人，其罪甚大。先受冥刑，罰入畜生道中。將他用大鋸子解開，身體分為兩半。我瞧著可憐，再三說情，免入畜道。可憐轉生又不知是個什麼。誰知今世你又到我身邊來，可見一飲一啄俱有前定。不過世人沒有照過勾留鏡，不能知道前世因果。」祝母們不勝驚歎。

王夫人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凡人相聚，前世必定有個因緣，其間好歹不一。像咱們不知是結了幾世的好因果，親愛的這分兒。大妹妹倒不順便給咱們問個信兒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咱們這樣相聚，甄判官大概給我說了幾句，橫豎不是些泛常因果。

倒是咱們老太太的來歷我倒知道。」祝母笑問道：「我前世是幹什麼的？」柏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是幾世的苦節，堅貞自守。

因此歸入如意佛座下，以一身兩享榮華，老來福壽正長。」寶釵點頭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那年夢中所見一點不錯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還說你們造謠言，誰知真有其事，細想起來，有些道理。」

柏夫人道：「陰司最重節孝，神鬼皆敬。凡橫禍飛災，從不入節孝之門。今探春青年失偶，為人生最苦之事。既與我相遇，正好同三嬸子做個冰心良友。我斷不放你回去，明擺著是你姑爺送來交給我的。等我去請了周序光大兄弟來，說其緣故，請他寫書子給你老爺，說我留你在這兒作伴，守志教子唸書。

你公公也再沒有不依的。」顧四太太道：「這事很好。等著我明日對週六姐姐說明這段困果，叫六姐夫趕著就寫書子寄去。

省了探姑娘三心二意的，拿不定主意。」

鄭太太道：「很好，這件事交給顧四姐姐去辦。我聽見大姐姐擇了十五日，請太空和尚在甘露寺做道場，放燄口。我常聽人說，那太空和尚閒常也不唸經，又不拜佛。拿著把破笤帚，只愛掃地。沒有事就坐著打盹兒，是個懶和尚。這會兒倒請他做道場，有個什麼緣故？」柏夫人道：「我並不知道太空是個何等樣的和尚。因枉死城中有萬千怨鬼，指名要他超度，我已應允，不可另請他人。」就將那些怨鬼圍著求超度的話說了一

遍。梅秋琴道：「那張姑娘雖被石崇所殺，但罪在王敦，大可向其索命。比等人何以歸之枉死城中？閻王老子有些憒憒。」

石夫人笑道：「被王敦所害向其索命者，想不計其數。若此輩都歸入王敦名下，則世界上盡是些討命鬼，那裡還有個人呢？

若依你所說，潯陽江裡商人之婦，不是白司馬要償命嗎？何以又歸入枉死呢？」鄭太太道：「商人婦不抱琵琶，並無可死之道。雖其自取，白司馬亦不能無憾。」

桂夫人道：「咱們請老太太喝著酒兒慢慢的再談。」祝母笑道：「聽這些話，比說南詞還好。今日是你們公分給大姐姐起病，都在這兒熱鬧些。留兩個坐兒給夢玉同魁兒。」桂夫人答應，吩咐中間設一席，是老太太、賈二太太、鄭太太、安和堂大太太；左首一席偏向，是顧四太太、賈府璉二奶奶、梅姑太太、怡安堂二太太、承瑛堂三太太；右首打橫，一溜兒三桌，寶釵、探春這些姐妹序齒而坐，留著兩個坐位，是夢玉、梅春。

此時芙蓉已奉老太太之命，與珍珠、惜春一樣起坐，不在執事姑娘之列。柏夫人自得觀自在楊枝甘露後，又靜養多日，不但諸病消除，覺精神比往常分外強健。兼之在陰司裡見過多少輪迴因果，又知尚書得昇天界，心中歡喜，毫無罣礙，就連石夫人、探春將悲苦之心都減去了大半。正是：

有花有酒春長在，無月無燈夜自明。

祝母飲酒甚樂。柏夫人道：「那天甄家說，擇日要來給惜春放定。因我這一病不知又改到幾時，定下了就可以放開一條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兩天你病沉，甄寶玉一天幾磨兒問信，前幾天見你病好，心中大樂，各處燒香還願。前日聽陸四太太說，他家去料理，就趕著上來放定。想來總在這一半天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那幾天甄寶玉很著急，不住腿兒到垂花門問信兒。老太太知道很過意不去，請他到介壽堂當面應他說，你放心，就是你丈母有點什麼，橫豎我作主，這件親事定給你的。他噙著眼淚給老太太磕頭，將來是你的一個孝順女婿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沾老太太的福氣，賈大姐姐的厚賜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這倒真話，咱們是沾賈大姐姐的光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惜春的造化，得繼在大妹妹膝下。深荷老太太慈蔭，得配甄家。不然他是清涼觀道士，那裡還肯回到我賈家來。誰知珍珠掉下江去，應該大妹

妹多添一女，真是再想不到的一件怪事。」梅秋琴笑道：「咱們大姐姐同珍姑娘，他娘兒兩個比誰也傲些。大姐姐是見過閻王，珍姑娘是見過龍王。一個是歷遍陰山，一個是曾經滄海。」祝母們一齊大笑。石夫人道：「他們娘兒兩個又是鬼話，又是海話，倒是聽那一條兒好呢？」祝母笑道：「依我說，海話固不可少，總不如鬼話可以動人。」鄭太太道：「我瞧著兩件都不可少，近來離掉這兩條兒，還管不行。」

太太們正在談笑，垂花門徐大奶奶來回柏夫人道：「鞠太太差人回來取衣服，給老太太、眾太太們請安。說陳大奶奶剛坐月子，必得在家照應幾天才得回來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過一半天差人去接罷。」徐大奶奶答應出去。桂夫人道：「竺太太又連日是齋，再三請著不肯過來。」

柏夫人未曾回答，見夢玉、梅春兩兄弟進來，心中甚喜。

問道：「今日文字誰作的得意？」夢玉道：「今日我作不過兄弟，聽著丈人說，他作的很好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陰司最珍重科名，務須奮志唸書，學問德行兩樣都不可少。不但你父親死後為神，就是柳緒父親，亦做冥官。可見德行二字是為人至寶。你們弟兄兩個切須謹記。」夢玉們連聲答應，梅春道：

「剛才聽見二舅舅說，嶺南海寇作亂，不知可近在柳太太那兒。說有好一程子沒有接桂三舅舅書子，心中倒很惦記著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家想來無礙，外面有馮大爺同包勇，裡面有寶書、馮佩金。那書子上還說桂堂同他也很學了些武藝，想來可以無礙。」平兒笑道：「看不出他兩個翩翩公子倒會武藝，不知是怎麼學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，不用你丈母費心。像咱們那兩天學珍姑娘的弩弓，也就是些兒順手。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

祝母點頭道：「寶姑娘說的很是。你們贊珍姑娘舞的好劍，我也總沒有瞧見。橫豎這兒沒有外人，叫珍姑娘舞一回兒我瞧瞧。」珍珠不敢推卻，連忙離席，脫去外面長衣，解去青裙，穿著短襖。抱琴送過寶劍，珍珠接在手內，站在老太太席前，約離三四尺，擺動柳腰，輕舒玉臂，一路大舞。眾人只覺滿眼冰花，寒風瑟瑟。正看的熱鬧，珍珠忽然收住說道：「左臂上傷痕未好，十分作痛。」祝母道：「哎呀！真個我怎麼忘了他的手呢？連你們也不提一句兒，快些另換上點兒新藥。」伺候的姑娘們答應，連忙取藥，見那傷口周圍又俱紅腫。寶釵道：

「若有龍宮如意匠，割這點兒打什麼緊，早給你補上了一塊肉。」老太太們彼此歡笑。

不言安和堂起病飲酒之事。祝筠也在意園請客道乏，東西兩宅內外熱鬧，一連兩日。到初一早上，柏夫人梳洗完畢，用過點心，寶釵、探春領著海珠姐妹、夢玉、梅春兩弟兄都趕著先到安和堂請安道喜。兩宅的家人、媳婦、職事姑娘、閒散丫頭都是一早先來請安道喜。怡安堂四位姨娘帶著幾個奶子，同賈、周兩府的毓哥兒、定哥兒兄妹也都趕來道喜。柏夫人大樂，命惜春、芙蓉各賞荷包、花粉、銀錁、手巾等物。

眾人歡喜拜謝，跟著柏夫人到東宅裡來。剛出如是園，有楚寶堂侍書、入畫迎接道喜。瓶花閣前，文來們站班伺候，轉過迴廊至怡安堂卷棚下，桂夫人迎接道喜。柏夫人笑道：「給老太太磕過頭再來拜謝。」桂夫人道：「罷呀！咱們姐妹謝個什麼。你二兄弟在介壽堂請安下來，往甘露寺代老太太拈香。

他說回來再給你道喜。又派了夢玉往鶴林寺，魁兒往招提寺。

其餘接引庵、大悲閣、地藏庵、准提廟那幾處，都差海珠姐妹們分去拈香。這個月的燈油、月米、香資都是加倍。」

柏夫人們一路說話，不覺過了怡安堂，順著甬道一直轉到介壽堂院門前。見石夫人領著一堆姑娘、媳婦同賈府璉二奶奶站在影背邊等候道喜。一同進院，轉過隔屏，見賈府王夫人在甬道上等著眾人。平兒瞧見，忙與寶釵、珍珠、探春、惜春先上前去請安道喜。柏夫人走至面前說道：「怎麼姐姐在這兒等著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知道你一准要到我屋裡來。今日事多，未免要耽擱工夫。就在這裡姐妹們道個喜兒。一同上去見過老太太，同去拈香，這不是省了些事嗎？」柏夫人笑道：「真是姐姐疼我，等著拈過香，再給姐姐磕頭。」夢玉、海珠們一大陣都給王夫人請安道喜，跟著往介壽堂來，見梅秋琴坐在卷棚下小炕上。王夫人們來到卷棚，彼此道喜。四位太太坐下歇歇腿兒。

眾人請安已畢，秋琴道：「老太太剛換老服，還沒有吃點心，本情今日過早些兒。剛才妹夫進來請安，得了個差使，到金山去拈香。我聽說還要派一個到清涼觀去上幡，不知是誰？」

惜春道：「這件差使，一會兒姑姑保舉我去。」珍珠道：「我也要去還願。」柏夫

人點頭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必得一個同去才好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同去很可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怕你跟著和尚跑掉了，那兒去找呢？」太太們一齊好笑。桂夫人道：

「我派個老年媳婦跟著，那就放心了。」

五福出來回道：「老太太用完點心。」王夫人們六位先進介壽堂，讓柏夫人給老太太磕頭。梅秋琴、桂、石兩夫人道喜。

王夫人領著平兒、寶釵、探春、珍珠請安。夢玉、修雲、梅春、夢金、寶珠一班，海珠們分作兩班，毓哥兒們一班，末了是寄生，攏共攏兒都請安道喜。祝母樂的笑不絕口，對著王夫人道：

「我托賴大姐姐的洪福，沾光多添幾個繼孫女，就有這些外曾孫的兒女。你瞧著站滿一堂，誰家像我這樣熱鬧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是個子孫娘娘，將來孫曾繞膝，不計其數。你老人家還認不出誰是誰呢。」祝母笑道：「謝大姐姐的金言！咱們不用耽擱，都去拈香罷。」柏夫人答應，跟著老太太走出卷棚，陶、朱、荊、李四個姨娘忙跪下請安道喜。祝母吩咐道：

「這幾天是大太太謝神請客，交給兩個姑奶奶料理一切。你們也必得幫著照應辦事，總是我的兒女，分什麼彼此。」姨娘們站起來齊聲答應。

這會兒，兩宅的姑娘、嫂子們都在六如閣同致遠堂伺候。

景福堂擺設果茶。祝母走進佛堂，見香煙馥鬱，花果繽紛，無不潔淨，心中甚喜。親手上了幾瓣檀香，向著觀音虔心禮拜。

柏夫人在陰司曾面見觀音，今見慈容如在其上，焚香拜謝默禱一會，王夫人們挨次而拜。祝母同柏夫人往致遠堂拜祖，剛出六如閣，見竺太太亦來拈香，彼此道喜。九如同著進去拜佛。

桂夫人、石夫人們都趕著往致遠堂來。兩邊正在熱鬧，有本家幾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來道喜，鬧了好一會子，都到景福堂用茶果。

汝湘、紫簫、掌珠、九如、秋瑞五人辭往各庵拈香。桂夫人道：「今日各處都已派人拈香，就是清涼觀尚未有人。剛才惜春、珍珠願出這遠差，璉二奶奶又願同去，這倒很好，請老太太示下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怎麼有勞璉二奶奶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進香是件好差使，老太太怎麼說有勞呢。二嬸子吩咐備船，咱們這會兒就走。」祝母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也得派一個老成媳婦跟去。」桂夫人答應，吩咐垂花門知會外面備船，選派老成家人、小子，並知會四堂姨娘備辦一切應用物件。平兒、珍珠、惜春各去料理。外面派了趙祿、茗煙、金升、楊泰、小子福兒並廚子、茶夫共十人。裡面派廖大奶奶、金映媳婦、汪忠媳婦、林芳媳婦、抱琴、入畫，還有璉二奶奶的玉蘭三個姑娘各帶著兩個閒散丫頭，都去趕忙收拾。不多一會，璉二奶奶領著兩位姑娘，辭過老太太並自家太太，以及祝府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就要下船。王夫人、柏夫人各吩咐些說話。老太太命桂夫人們送璉二奶奶到垂花門。夢玉、梅春都去拈香未還，汝湘等五人亦沒有在家，就是海珠幾個相送。平兒吩咐彩鳳、長春小心服侍太太，諸事務須謹慎。彩鳳們答應，送二奶奶同兩位姑娘上轎而去。祝府柏夫人在家謝神還願，酬勞請客，每天轎馬盈門，內外賓客。正是：

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。

這且慢表。且說璉二奶奶們上了大船，伺候人等俱已到齊，吩咐開船。查本、徐忠俱各差人送出江口，照料著幫上紅船，各皆轉去。那座船開不多遠，見茗煙站在艙口對廖大奶奶道：

「金山寺住持僧差人迎接，請二奶奶示下。」平兒道：「謝謝罷。等太太回金陵時，再到寺裡拈香。」茗煙答應，去回覆金山和尚。此時正在春水發生之際，四面波浪滔滔，煙雲開闔。

遠望海口，焦山倒像一柄荷葉浮在浪中。真看不盡江山風景！

珍珠指著金山說道：「世上人誰知道這樣一座大山下面細如鐵線。」平兒道：「這是你轉世家鄉，除掉你誰也不敢混說。」惜春歎道：「數年前，我同老師父駕著一葉小舟，往來江上，與世浮沉，原不想有今日。誰知同你們這些夢中人又相聚一堆，可見古今來能有幾人跳出夢境的！」珍珠指道：「那一帶柳樹後身，倒像就是清涼觀。怎麼走的這樣快呢？」惜春細看道：「第二堆的柳樹那邊才是。今日風順，走的快，咱們吃完飯再收拾上去。」珍珠點頭，吩咐擺飯，入畫們伺候用完早飯。不多一會，前船早已幫

岸。清涼觀主李行雲領著徒弟們都在港口迎接。

座船撐入港中。廖大奶奶道：「茗煙說只帶了一乘轎來，請二奶奶同兩位姑娘輪著上去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罷呀！上一磨兒太太們都是走著上去，又不到一箭來路，怪砢磣的，坐什麼轎呢！」平兒道：「一片沙堤，何曾有個人影兒，還怕誰瞧見，咱們走罷。」廖大奶奶吩咐搭穩跳板伺候，趙祿命船家將兩船跳板搭的十分穩固。平兒姐妹三人領著姑娘、嫂子們揀直走上岸去。李行雲師徒忙稽首問安，說道：「前日在宅裡領米，沒有聽說奶奶、姑娘要來。剛才知道，連屋子也收拾不及。」惜春道：「老太太本來沒有提起，今日是馬上派人。因為太太病好，各廟燒香，我同珍姑娘順便來瞧你們，請了璉二奶奶同來。

不過吃杯茶兒，也就上船。」李行雲道：「再沒有不逛一半天去。璉二奶奶同兩位姑娘也很難到這兒來，就住一晚兩晚也沒有什麼使不得。」惜春搖頭道：「不能耽擱，將來有空再來。」行雲笑道：「去年姑娘賴著不肯去，今年留著住一晚也不能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們做道士的，白日飛升去了，有誰回來住一晚的沒有？」珍珠們都不覺大笑。

眾人來到山門，惜春見靈官殿裡擺著幾乘轎子，忙問：

「誰在這兒？」張流水答道：「這些舊轎子是前任縣太爺家眷在這裡上船回去，寄在這兒，很不便當。」惜春們來到大殿，見香燭花果俱已齊備。連忙洗手焚香，先將老太太差來進香之意拜祝一遍，又將柏夫人病癒，花果敬神之事禱告一番。這才姐妹兩個拜謝三清護佑，又各自許下點私心切己願心。平兒笑道：「你兩個嘓嘓唧唧祝贊這一會子，三清爺那兒記得了這些。

請起來，讓我磕個頭兒罷！」惜春、珍珠拜完道：「論理你不該拜，璉二哥得了道，你是仙爺的奶奶，總是一家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上面這三位是我的年伯，豈可不拜。」說著，也焚香禮拜一會。惜春吩咐合廟都點香燭。李行雲請入雲房獻茶，惜春見那些修竹、梅根十分荒蔓，不勝歎息。珍珠道：「曾幾何時，不是元都風景矣！」三人走進雲房，平兒瞧見那長桌上一樣東西，驚問道：「怎麼？這是那裡來的？」不知是件什麼東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